

敬啟者：『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負責人及相關人士

本人余鑑忠是一位殘疾人士(精神康復者及其它)，因為遲了 21 號晚零晨才收到消息在立法會有關於『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會議，我及太太需要時間去寫，所以遲了今日才寫信來希望將自己不愉快經歷及感受貼出來，希望幫到我在當日發表及交文件！

『綜合精神服務中心』可否跨區提供服務及跨區參與活動俾精神康復者呢！因我或其他康復者經歷男性暴力性侵犯，或相同類似經歷，變成一個精神康復者。由以前『連網年代』及現在『綜合精神服務中心』，我多年及多次投訴香港心理衛生會的男職員，因為多次在活動或者在中心內、春茗及其它地方都未經人同意接觸、拍我膊頭、拍及掃背隻、拍手、攬腰及摸到我身體等等動作，我及太太已經多次提醒他由於我細過經歷男性暴力性侵犯形成精神康復者的病原因，唔可以有身體接觸，但佢哋都仍沒有記得，令到我都每一次都要再提醒佢哋，佢哋完全無了解康復者會員的需要，令到我好辛苦及困擾！例 1：電視劇『盛女大作戰』當年全香港所有傳媒都講過未經人同意接觸人身體是犯法。(亦都有律師講過)但係對我都無任何改善，更加有些男職員有時跟女會員都玩得太過份，有時搭膊頭及親蜜動作，其實中心有條例規定職員同會員唔可以有身體接觸，但佢哋只搵好多不合理藉口，電視或網上都講過，其實我哋精神康復者有部份經歷過嚴重暴力性侵犯，例 2：近期九龍灣地鐵色魔事件，有專家講過『經歷暴力性侵犯係一世要社工跟進』，例 3：台灣有女作家細過經歷暴力性侵犯，長大後因困擾而自殺。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組研究，佢哋都講過經歷暴力性侵犯都可以影響到一世，男性經歷暴力性侵犯在香港沒有任何支援及援助，亦可以影響好大。因細過經歷男性暴力性侵犯，所以同女性溝通會有安全感及容易溝通，我及太太曾經向中心希望申請女社工開個案；但 3 年多以來，香港心理衛生會都提供唔到女社工開個案，亦都無打算做，佢哋主觀及過份集中無真正體諒康復者的病情需要，佢哋要求女會員要女社工跟進個案，男會員要男社工跟進個案，其實好多認識女會員中，都是男社工跟進個案，但男會員就唔肯俾女社工跟進！但佢哋用自己規定及風俗習慣，強迫令到使用者好辛苦！到現在不了了之呢！

自從連網年代改為『綜合精神服務中心』後，我哋無支援、佢哋太主觀及過份集中，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又話開唔到個案，幫唔到我哋，夾唔到中心我哋又如何尋求協助呢？分區後大部份復康機構，例：利民會、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等等，最初又話可以跨區都可以俾我哋參與活動及寄會訊俾我哋，但後來其他區都無再寄會訊，我哋如何知道點樣參與活動呢！利民會高層經理都家訪過我哋，又話可以寄會訊，最後都無寄！利民會連春茗都唔想我哋報名，冷酷無情，唔想我哋出席！所有資源及支援都無！我愈講男性暴力性侵犯問題，佢哋會愈來愈挑戰我，令到我愈來愈辛苦！有誰人可以幫到我哋？

以前連網年代有些機構都可提供女社工，就算現在某機構都有提供女社工俾我，作出一個溝通或接觸及其它；例：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利民會、善導會及其它等。以前一個心理衛生會功樂道的社工蘇生，另一個是麗港城恆健中心，會員揀完相片，可以帶手指或工具去擺相片，職員都會望一次才俾我擺走。我及太太同佢哋樂華的恆樂坊行政主任開過會爭拗到咸，就算轉變到現在，佢哋只俾佢哋認為可以的相片，例：集體相片、其它佢哋偷影或無經我哋同意影、或者我哋無錢買相機、或唔記得帶相機，要求職員幫我哋會員影，佢哋唔俾番我哋，所以好多會員都唔想參加中心活動。其實影了我哋在鏡頭相片，又無俾錢我哋，應該是會員的私穩及資產。就算199幾年我以前做過 Model、財神、聖誕老人，公司及路人影完我哋相都俾我啦！我現在認識的攝影師或我免費幫人影相都會無條件俾番我。

另一件事，多年前發生在香港心理衛生會旅行時，當時有個女會員突然暈低地下，我及另一個女會員在現場都識急救及有急救牌，亦都是佢哋機構開的急救班學生。我哋想過去幫有病的女會員，但有位社工吳生唔俾我及其他女會員有急救牌去幫手，反而俾另一個會員亦都是另一機構恆康互助社的主席，當時是心理衛生會活動，叫蘇友鵬去亦都是會員身份！佢無任何醫學常識又無急救牌，會令到女病人更加危險，亦都男女受受不親，令到女會員更加危險。我當時有質疑佢無急救牌，但社工話蘇友鵬是某機構主席，我都同社工講我有急救牌，亦都是民安隊隊員，有實戰經驗，之後社工兇我問我想點？真係唔明白社工點分析及判斷！佢處理手法真是有問題！

最近一件事，一個 BBQ 活動在會訊內完全無寫清楚燒烤包份量，我到中心報名交錢後，接待處女職員才叫我睇清楚報告版上的燒烤包內容，我當時好驚訝點可以足夠一個大人食得飽呢~~『雞中翼 1 件 / 雞扒 1 件 / 牛扒 1 件 / 魷魚 1 件 / 紅腸 4 件 / 魚蛋 4 粒 / 番薯 1 條』就算以前日營，都會申請基金在飯堂加餸！現在什麼都沒有！當日接待處女職員話交了錢無得退，我都同佢爭吵又搵中心職員協助，但佢哋話要等回覆！後來，太太打電話俾一位黃生要求退錢的原因及我哋傷殘金有限無可能白白俾錢，就算出席 BBQ 但食唔飽都無用！黃生最初說話中都是偏幫接待處女職員及中心，佢覺得會員都要有責任睇清楚。但我哋話通告只貼在中心，我行動不方便無可能成日去到中心，又要浪費車費！只是偏幫住得近的會員！太太不斷同佢講道理，後來黃生話要同上司傾完，之後手續煩複，要我哋多次上去中心處理。上司約了太太上中心，要求手寫(好彩我哋識寫字，其他人傷殘不方便或者寫唔到字又點呢)簡單信件交俾中心審核，過了幾日才回覆我哋今次特別情況退錢，下次就唔可以。現今科技，有 AI，有話音系統，有自助售賣機，所以唔需要請人做嘢都可以。請人返人做機器做唔到的嘢，佢哋中心應該好似其它中心，用短訊發出俾會員通知突發資訊及消息，無可能只在中心通告，中心唔係只服務住在附近會員呢！

自從香港心理衛生會的多次不合理安排及不公平對待，我都多次及多年向社會

福利署的『整筆撥款獨立處理投訴委員會』投訴，但佢哋好多都話唔做，又話幫唔到我哋，叫我自己搵心理衛生會傾，我已經向心理衛生會投訴多次及多年都無用才向社署投訴，但社署同心理衛生會只會兩邊要我哋。請問那途徑俾我可以投訴呢？有誰可以幫我哋呢？

其實 2 年多前以上(差不多 3 年)，我曾經聯絡了當時康和互助社(及其它自助組織)職員，當時他應承了幫我寫信，關於我睇男醫生的問題受到恐懼及影響，會引发病發及有自殺傾向，因為我以前細過睇開女醫生，我要轉返睇女醫生才會有感覺安全感及唔會令到我病發有自發傾向。職員說會幫我寫信去有關不同的政府部門及醫管局，但拖了好長時間都未有完成信件，直至他離職都未有信件寫到我的病情況。因為這件事令到我在 2016 年 1 月 20 日，我終於在聖母醫院爆發自殺過，當時聖母醫院有報警，現場有警員及市民都有鬧醫務人員，覺得佢哋唔應咁侮辱及玩病人，有鬧佢哋咁服務質素唔得，『以客(病人)為先，盡量幫客人解決問題，唔係增加問題』。直至大半年前，職員離職後曾跟太太聯絡過，佢話可以先俾手寫稿我看先，稍後再修改及完成。後來，隔了一段時間後太太聯絡他，又話叫我哋等多等，比較忙，其實他已經寫好稿件，唔明點解唔傳俾我哋睇，最後他看完太太的 **whatsapp** 都無回覆，不了了之！有誰可以幫到我哋呢？

因我細過經歷男性暴力性侵犯，形成對男性身體接觸及見到身體外露都會恐懼及病發，但我哋都多年投訴醫務人員的態度都無幫助，男醫生話有女姑娘陪住，但油麻地政府診所及其他診所女醫生及女護士都講過只是信心問題，而身體接觸是感受問題，令到我控制唔到而爆發，所以就算有姑娘陪住睇症都不能解決問題。外國有好多醫學報告及文獻都有講及寫，但香港政府部門及其他醫務人員同傳媒或其他等等都唔肯承認，只係保護女性，將男性報告放在女性身上。終於我在 2016 年 1 月 20 日在醫院爆發自殺，現場有警察及市民都鬧醫務人員，點解咁對待我呢？其實不只是一次，已是多次自殺過，佢哋醫務人員不斷挑戰我的病。我哋都有寫信俾高永文醫生，歷屆周一嶽醫生及高永文醫生都有講過，落了一些指令『醫務人員要對我的情況特事特辦、真正為到病人的病歷及需要去協助醫治病人，才可算是一個好醫生及醫務人員！』但好多時佢哋都唔遵守，令到病人的情況好惡劣無好轉，愈來愈差！

我都解釋幼苗基金及社會福利署有統計資料顯示，男性暴力性侵犯個案都比女性高，高 6-10 倍或 10-20 倍以上但支援就完全沒有，形成我哋在沒有支援下比一般人生活得更加辛苦，所有福利都沒有提供男性的需要。

我在近 10 年來在聖母醫院覆診內科，因為我細過經歷男性暴力性侵犯，好多時睇醫生都盡力安排女醫生俾我，但 2014 年 9 月 5 日下午時 4 時 45 分覆診，當日中秋節前一日，所以街上很塞車遲到。我趕到去只安排到男醫生，因為要急住醫生簽“營養金”續期，我唔想再改期，唯有迫住要睇男醫生。如果簽唔到“營養金”

津貼，我及太太就基本上每日只食一餐飯，繼續下去我會好辛苦。當時男醫生態度很差，我入到醫生房，他就鬧我『點解咁遲，早啲嗎，所有醫生都走晒』我當時都有講『唔好意思，因為塞車』但佢不斷態度說話很差，自從換了新一班醫生後，所有態度很差。我都講了很多條文及法律去對待殘疾人士，但佢哋醫生永遠無聽病人的處理問題、意見及意願。佢哋取緊納稅人錢，但永遠覺得自己高高在上，亦都有講過聯合國殘疾人士公約及國家法等。當時我入醫生房前已經量血壓，結果是(上壓 180, 下壓 130)，所以醫生都要求我入醫控制病情。

原本 2014 年 9 月 12 日我要返去覆診，我好驚要入院，因為要完成手頭上的義工服務，所以太太幫我改了期 2014 年 10 月 8 日下午 4 時 15 分，原本安排女醫生，我等到最後，護士同我講女醫生走了，當日忽然醫生走晒，只可安排男醫生，如果要看男醫生會有身體接觸，每次發生這事我返到屋企晚上都會哭、恐懼、失眠、情緒不穩定。當時護士話陪我入去睇醫生，但我同她講不是信心問題，而是感覺問題，就算什麼人陪我都沒有用。當時我話有一封信交給醫生簽，申請買血壓計、血糖機、血糖紙等，但護士不斷唯難我，又問我點解唔睇醫生，之後又講些難聽說話。我曾經打過 2 次電話俾“病人聯絡主任”徐生，他不瞭解我哋精神科病人的病情需要，每個病人不可以同一方法去解決。徐生只講些偏幫醫務人員的說話，不會為到病人的情緒及對待去想多一想，沒有盡力協助病人的真正需要。只會說到時睇下 15 號覆診再如何。他後來改了 15 號，他原先可以安排到女醫生。10 月 15 日下午 4 時，我再去覆診時，我等到 5 時左右有位護士叫我入房，但當時都是男醫生，但我同她解釋我的病情需要只俾殘疾人士登記證會安排到女醫生，護士問我有無醫生信，我說以往都不需要，她處處唯難，我每次投訴，每次都唯難我，他們好似順我者生，逆我者死，令到市民都被他操縱。我都解釋幼苗基金及社會福利署有統計資料顯示，男性暴力性侵犯個案都比女性高，高 6-10 倍或 10-20 倍以上但支援就完全沒有，形成我哋在沒有支援下比一般人生活得更加辛苦。但今日的香港及全世界都沒有研究過男性性侵犯，所有福利都沒有提供男性的需要，但哋用對女性的醫治方法轉去用於男性醫治，我有 HKU 博士研究生同學及朋友，幫我搵過資料及我都曾於 1980 幾年電視中聽過，在美國加州大學曾做過一個研究，女性曾經經歷過暴力性侵犯及強姦，只需要她積極面對就可以過一生。其實兩者生活習慣及面對問題不同；例如：女性可以跟女性溝通及接觸，入女廁及更衣室，可以不與男性交往就可以過一生，但男性就不可以，所以一直我的病沒有好轉不斷惡化。所以醫生簽了永久傷殘給我。

10 月 15 日當日有姑娘又說：『點解放個痴線佬入嚟醫生房！』男醫生又用侮辱說話『你痴線架，點解一定要睇女醫生』我在大堂哭住說，『我都唔想有個咁病，我生不如死，我都好辛苦』情緒控制唔到，愈哭愈大聲，最後佢哋搵到女醫生-關醫生。我要求醫生寫轉介信，想去伊利沙伯醫院或廣華醫院的內科，但醫務人員永遠沒有體諒病人的需要，仍寫聯合醫院內科。

我都曾入住過九龍醫院，好多時精神科病人在住醫院期間，如果有其它科目病

痛，例：傷風感冒、肚疴...等，會等好長時間甚至乎無醫生來看及巡房，唯有未經醫生診治下問姑娘取藥食。以往我經歷過有些男醫生，要我睇病一定要睇他，否則要我強行要我簽名唔再睇醫生，之後就唔俾我再覆診。自從換了新一班醫生及護士後，所有態度很差。我都講了很多條文及法律去對待殘疾人士，但佢哋醫生永遠無聽病人的處理問題、意見及意願。佢哋收緊納稅人錢，但永遠覺得自己高高在上，亦都有講過聯合國殘疾人士公約及國家法等。

我的病症是精神科狂躁症，病情很飄忽，情緒高漲，令到自己很有自信，自信到爆棚；有時三日三夜不睡，不停做嘢，有時情緒好低落，哭住不能睡覺，亦有自殺及暴力傾向。精神病及心理狀態已經去到高危情況，來源在 2000 年小欖一班女心理學家及曾經性侵犯過人的罪犯，他們用小組形式評估我。輕的會傷害到自己，重的會傷害到別人，所以非常危險。危險程度非並以前經歷情況性侵犯別人，有可能以不知不覺地底下，會用暴力及謀殺或想唔到情況下，而自己不能控制發生事情。因為性罪犯細過經歷性侵犯或暴力性侵犯，或被屈性侵犯，形成大過無任何支援及幫助，所以才去侵犯別人。人出生以來不是一張白紙，根據心理專家講關於佛洛伊德人本論 --『一個人天生以來有殘酷心態，不斷追求慾望及性的需求，而不斷追求期間有個自私心態，如果追求不到可能會毀滅別人得到自己目的。』總括多位心理學家的理解，自己要識保護自己，但不可太嚴謹、苛刻、主觀，否則必然物極必反。根據小欖監獄一班女心理學家講過，通常性侵犯罪的人有 2 點要注意：

- 1) 細過經歷過性侵犯或暴力性侵犯，而一直以來到大過都有任何支援及協助，令到佢心態會犯性罪行。
- 2) 一個男性曾經被女性屈過非禮、性侵犯，他報復心態所以會去犯性罪行，他會有咗前途、希望、慾望，為了保護自己會不斷重犯。

由 1991 年看精神科這十幾年看不少心理學家都想撇掉細過經歷暴力性侵犯及其它問題，想過正常人生活，但都不能做到，我都非常可惜及憤怒，見過顧修全、社會福利署陳生心理學家、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張生、善導會羅生及廖生、小欖一班女心理學家及其他心理學家都無法將我完全解決問題，已經做了 20 幾年解決方法，如果可以解決到，一早就可以做到。(一個不公平的待遇會令到我病愈來愈嚴重。)

由細到大香港的風俗習慣，男性要同男性做朋友，女性要同女性做朋友，好多人認為男性同女性溝通及做朋友，就認為會溝女、利益、色情及其它等等，所以人際關係好差，我的病細過經歷過男性暴力性侵犯的人會更加辛苦，非常好彩有班女性朋友由細到大保護我及教我保護自己、咩都由得我、教識我好多知識...等等。但好感謝身邊一班女性朋友，好多時身邊女性朋友多，令到我有安全感及溫暖。但大過後愈來愈少女性溝通及朋友，接觸男性朋友多，要我勉強接受，用一個不合理手法，令到我壓力無法舒發到。近期電視有講，男性不了解女性，女性又點了解男性

經歷男性暴力性侵犯，又話保障老弱婦孺，男性唔應該保護，要自己諗掂。曾經我自殺多次，隻手都有些傷痕，精神科醫生都知道我有少少壓力都接受不到，好似細過時見到男性無着上衫及講粗口，我都會暈低及休克。令到我有身不如死的感覺！

有些醫生睇完我那張殘疾人士登記證，佢話緊有我的理由醫生才簽，我哋有特別安排。有啲好醫生話，佢可以簽任何文件；唔好醫生會話，佢只簽殘疾人士登記證就夠啦；再唔好醫生話，佢唔在現場點簽俾我證明，再唔好醫生話，就算我跳樓自殺都唔會簽俾我哋，認為是浪費資源。之前我覆診的聖母醫院做抽血測試、飲葡萄糖水及前後抽兩支血，結果內科部檢查到我有穩藏血壓高及穩藏糖尿，所以才安排我去見營養師。那位營養師問了我很多問題，然後同我說，因為基本上每日只食一餐飯，我現在身體處於長期饑荒狀態，人的身體會自然儲備一些糖份及脂肪，準備有必須要時用，所以我現在有糖尿病及體重不斷增加肥胖狀態。營養師叫我可以做的話，唔好每日只食一餐飯，及食新鮮食物或食麥皮，但我答她說我非常之困難做到，而傷殘金不足及有限，每月只得一千六百幾元，就算加埋我及太太的家庭綜援，兩人只是接近六千元，令到我及太太基本上每日只食一餐飯，如果是食麥皮都有困難，就算累積脂肪都無辦法。營養師說好明白我的問題，只不過做一個建議，但到最後營養師都說無辦法幫到我，惟有叫我不再用覆診，睇醫生如何點做。

如果遇到一個唔好醫生時，有些失明及坐輪椅的殘疾人士，或是病人精神上令到經濟陷入困境，就算領取傷殘金及持有殘疾人士登記證的殘疾人士，都沒有醫生可以簽發到高額傷殘金俾他。相反地，如果一個好醫生，她會了解到病人的真正需要，不單只跟進病情，甚至乎生活實際需要跟進的，都會盡力協助爭取。除了醫務上需要，亦都有環境上需要。遇到一個好醫生時，一個眼睛有問題的殘疾人士，其實只需醫生替他選擇配帶合適眼鏡就可以改善病情，或是一個嚴重傷殘的病人，如果醫生批核到高額傷殘金給他，亦都幫他可以得到更好的醫療設備及生活上經濟改善需要。就好似最近電視都有提到，點算是一個好醫生呢？醫到病人就係一個好醫生。但我卻遇到一個唔好醫生。

今日 2015 年 4 月 1 日我在聖母醫院再覆診時，再遇到不禮貌的對待，當時有女護士叫我入護士房傾，又話之前已經同我講過，希望可以調我到聯合醫院，因為佢哋話聯合醫院是大醫院，有可能有女醫生，而且住觀塘區應該返去觀塘區睇醫生。但我再聽到姑娘講未必一定安排女醫生時，我情緒激動起又拍枱，話：『你哋玩夠未？之前是由聯合醫院醫生轉介我到聖母醫院內科，希望可以幫到我的病，但現在你哋的問題又將我調去聯合醫院』但佢哋仍要我強行接受他的想法。我都話多年來都有報導，觀塘地區人口七十幾萬人口，再加將軍澳區 30 幾萬人口，所以聯合醫

院要照顧一百幾萬人口的病人，大家派發的資源及金錢都是一樣，我哋是非常忽略的社群呢！

後來姑娘及醫務社工徐生要求跟太太到房傾，我當時有氣促見到白光，控制唔到情緒，唔想再同佢哋爭吵，所以我在大堂等。我都同護士講唔好欺騙太太，政府用我哋納稅人錢去請佢哋返來，幫我哋解決問題唔係增加我哋問題，唔好成日你哋做唔到嘢用我哋犧牲去就你哋，咁你哋讀幾多書識幾多語文都無用，都唔識解決問題，咁有咩用呢！

太太話姑娘及徐生都是講同一樣，建議我哋轉介去聯合醫院，太太都將事實講出來，姑娘又覺得我現在血糖影響需要入院，但太太都同她講，一入院都未必能接受到男醫生的身體接觸，除非安排到女醫生。又話擔心我病情會有變化。後來太太出來再同我講，我都唔認同姑娘說話。後來太太再入去同姑娘傾時，姑娘問我太太是否有『營養金』文件需要醫生簽，醫生都好想快啲同我哋簽文件，所以今次睇醫生才可以幫我哋。不斷游說太太見男醫生，但我覺得今次接受，代表以後都要接受，有被迫屈服的感覺。後來不斷叫我太太陪我入去睇男醫生，護士叫我坐在遠處不要近醫生，我為了等醫生簽的文件，無辦法下被太太陪住入醫生房，由太太跟他傾。醫生話我血糖偏高，糖化血紅素平均值又比較高，最好需要打胰島素針，否則要留醫院檢查。唯有我忍耐地勉強答了幾句，想盡快離開感覺，然後上去 3 樓糖尿中心見姑娘。

以下是由太太代寫，再一次又發生在聖母醫院的內科覆診，**2016 年 1 月 12 日**我及太太見了 3 樓糖尿中心見姑娘，她再教我打胰島素針，姑娘建議我見完醫生才決定打幾多度數的藥水。終於 **2016 年 1 月 20 日**下午 3 時左右，原本我約了期內科覆診。但太太完全唔知我在家人帶了一把生果刀(我唔知不銳利)。差不多 4 時左右太太幫我去登記，我今日為了要跟進打胰島素針事，及肛門出血幾星期，所以迫住要見醫生。我去到坐了一陣才量血壓，要量 2 次才可以。太太再試問職員及姑娘我的特別情況，可否直至我等到女醫生入去睇。到 **4:30** 左右我都聽到姑娘講未必安排到女醫生，佢再入房間問一問之後，都是出來同我哋講安排唔到女醫生睇！門口職員態度一直好差，太太唔怕時間等女醫生，職員又話我哋『你哋咪等囉！』，後來高瘦姑娘同我量血壓那一位，又態度差話，『你最後一位，無得揀啦！』其實太太及我都見到有女醫生在 14 號房，點解唔安排到呢？太太睇到姑娘之後在門口擺走名牌，又話醫生收工，根本有心唯難唔俾我哋睇呢！根本無做到『醫者父母心』『向病人角度去睇』德行，何來講得上是一個好醫生呢！

當時我聽到後激動起來，在褲袋內取出生果刀想界左手手腕，太太見到連手提電話都跌在地上，用手大力捉住我，希望拿走把刀。佢哋班姑娘不斷講，咁會傷害到佢哋班護士及職員，一定要報警呀，又講聽難聽說話只顧佢哋班人的福利及人工，又講佢哋要收工，完全沒有關心到我的病人情緒及需要，亦都無行近問我及太太有沒有受傷。當時我好激動，全身大的打震及全身皮膚變了紫黑色，我見到白光，不斷控制緊呼吸。個班姑娘想調開同太太入房傾，但太太話一定要陪住我，不斷聽到我講，『我一世都好辛苦，無人會幫到我，你哋俾我走啦，不斷咸不斷震，咁辛苦做人不如俾我走算啦！』太太亦都擔心行開後，姑娘唔知會點差對待我，所以太太一直無離開我。

太太陪住我希望我冷靜，又打電話通知我契媽，在電話她叫我唔好做傻事，直至到她來到睇我。我傷心到不斷流淚，身體有震，捉到實太太的手。直至契媽來安慰我，但我仍未完全穩定情緒。當時有幾個警察到場，其中一個過來同太太傾了解發生什麼事，太太講番整個原因及事件俾警察知，那個警察都話以前做救護人員，都明白及體諒我的病情需要，只不過聖母醫院醫務人員唔去特事特辦去解決問題，但手續上都要帶我去急症室檢查身體及醫生睇下是否需要休息一晚。後來警察都陪我去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太太都再同警察講在急症室時檢查都需要女醫生，否則再刺激到我，警察都盡力同急症室人員講。當檢查及床上休息了一段時間，醫生本來要我留一晚醫院，明早有精神科及生理醫生同我見面，安排有什麼可以幫到我，但程序上太太又不能陪到我，所以我唔想留院，亦醫生都講當入到院，全部都是男護士及男病人，環境上會更加辛苦及唔適合我的病場合。醫生唯有幫我抽血及驗尿，如果無太大嚴重就俾我出院，之後都安排我、太太及契媽陪住我在『羈留觀察室』，順便等睇報告。太太及契媽一直同我傾計希望我分散精神，我 10 隻手指開始由紫黑色慢慢回覆正常健康顏色，身體都沒有咁震，所以由入急症室開始到離開抽了 2 次血，第二次快速化驗，血糖比較高，其它身體暫時沒有太嚴重。所以女醫生俾我簽字出院，雖然女醫生主動寫轉介信去 QE 醫院內科安排女醫生，但將來事未知如何，心結始終解決唔到。10 多年前都曾看過『心理醫生』治療，容鳳書醫院精神科心理學家徐玉蘭，佢唔了解病人的需要及幫唔到男性，一傾到夫妻的性關係及男性性關係，即時刪除檔案，亦都會不禮貌去鬧我哋，只講佢哋的福利及人工，無心去提供服務俾市民。之前多年多位精神科醫生都唔建議我睇佢，終於我見到佢，令到我好失望！

佢哋醫務人員自私自利，只顧保住自己的生活及人工作、福利同佢哋自己的家庭，及其他病人的安全，政府請佢哋返來是提供服務俾市民，幫市民解決問題，唔係增加市民的問題。10 幾年來，我睇到電視、電台及聽到好多教授講，都話醫生、護士、醫務人員等要向病人角度去看，要關懷病人，但我完全沒有感覺到！只係在

電影、電視講，醫務人員幾好幾好，但我真實情況就唔覺得！完全沒有關顧到我特別需要的病人！

一直以來，好多醫務人員及醫生都要求我有精神科醫生信證明我的細過經歷男性對我暴力性侵犯，令到我對男性有任何身體接觸及身體外露都會發病，所以需要安排睇女醫生，但其實佢哋都是玩緊我。

一個好醫生同唔好醫生的分別是，如果遇到一個唔好醫生，他說當時我被男性暴力性侵犯他不在現場，唔會寫任何文件，但遇到一個好醫生，唔會對我問長問短，只會盡力協助解決問題，就會寫醫生信證明(例：我需要睇女醫生)。

我希望提醒少少說話，因為在數年前，行政長官面對傳媒向住張超雄議員說過，行政長官說：落了一個指令及公務員事務科同樣落了一個指令，所有公務員及各個政府部門、資助機構：對殘疾人士(盡力協助、優先處理、寬鬆態度去解決問題。)希望有關人士及市民可以多關心及體諒我哋殘疾人士及解決我哋市民的問題！

我都重覆又重覆再解釋，但佢哋都永遠唔聽，幼苗基金及社會福利署有統計資料顯示，男性暴力性侵犯個案都比女性高，高 6-10 倍或 10-20 倍以上但支援就完全沒有，形成我哋在沒有支援下比一般人生活得更加辛苦。由細到大香港的風俗習慣，男性要同男性做朋友，女性要同女性做朋友，好多人認為男性同女性溝通及做朋友，就認為會溝女、利益、色情及其它等等，所以人際關係好差，我的病細過經歷過男性暴力性侵犯的人會更加辛苦，非常好彩有班女性朋友由細到大保護我及教我保護自己、咩都由得我、教識我好多知識...等等。但好感謝身邊一班女性朋友，好多時身邊女性朋友多，令到我有安全感及溫暖。但大過後愈來愈少女性溝通及朋友，接觸男性朋友多，要我勉強接受，用一個不合理手法，令到我壓力無法舒發到。近期電視有講，男性不了解女性，女性又點了解男性經歷男性暴力性侵犯，又話保障老弱婦孺，男性唔應該保護，要自己諗掂。曾經我自殺多次，隻手都有些傷痕，精神科醫生都知道我有少少壓力都接受不到，好似細過時見到男性無着上衫及講粗口，我都會暈低及休克。令到我有身不如死的感覺！

其實我之前都早早尋求精神科醫務社工協助，希望她同醫生講我的需要，每次她回覆話未能見到醫生，太多病人診症無任何時間可以同醫生溝通，叫我直接同醫生講會更好。其實我同精神科醫務社工講過多次，後來前任醫務社工吳姑娘當我正在聯合醫院的痛症科覆診時打電話給我，當時我哭住同她說，香港政府無評估男性被男性性侵犯的幫助，就算衛生局及醫管局情序上，只方便佢哋自己的工作，不會方便市民及納稅者，唔理我哋病人的真正病情需要幫助。

在 2015 年 10 月 31 日左右，在動新聞內有講過，在外國心理學家有研究，當發生問題時，我哋可以好容易將 10 多年內的心理障礙(細過經歷被男性暴力性侵犯)會容易爆發出來，無法不可以收復。

直至 2015 年 4 月初我精神科覆診時，我要自己親口同醫生講，她話等開會再傾如何做。終於，2015 年 7 月 27 日下午覆診時，主診精神科醫生回覆，開會後決定只可以在信中寫『病人需要女姑娘陪伴』，但沒有寫出我的病情需要特別安排女醫生，否則會影響到我病發。當時我都同主診黃醫生說，如果你的方法可以解決問題我就唔會咁辛苦。就算以前我都有睇過心理醫生，但無辦法幫到我，最後都結束我的檔案。我當時好辛苦，我的心即時寒起上來，我都咸住口哀求醫生幫忙，我一直都講是身體接觸問題，唔係信心問題，你哋叫姑娘陪我是信心問題，永遠解決唔到問題，就算點寫『病人需要女姑娘陪伴』都沒有幫助。我再咸住口同醫生講，你點解咁歧視我哋呢？不如妳殺咗我啦，政府用納稅人錢請你返來是解決問題，唔係增加市民問題。我哭住想到將來就慘，沒有人會幫我，沒有人了解我的病情需要。太太亦都哭住叫醫生再想多少少辦法，但醫生不斷話開會決定只可以這樣寫，就算她信件點寫都只是寫住『有姑娘陪伴』，她只叫我唔好想太多，但歷史以來，都有精神科醫生在電視及我面前講過，今日科技只可以了解到 3 份 1，3 份 2(個腦)未能明白及控制到，所以每一個人都無辦法控制個腦唔諗嘢。今時今日好多醫務人員叫我哋唔好諗嘢，其實無可能做到。

我情緒好激動，精神科黃醫生話佢哋要食飯時間，又叫護士入去推我及強行拉我張輪椅推出去病房，因當時我坐輪椅無法反抗，佢哋拉我去治療室。我都哭住口哀求她幫忙，太太亦都咸住口話醫生根本無解決我哋病人的問題，就令到我哋情緒更加失控，我都話男性及女性的經歷處境不同，點解要歧視我哋男性呢！之後所有護士都出去，只有我及太太在房間內。情緒激動影響到我，太太要求姑娘幫我量血壓，發覺我血壓的上壓及下壓都非常之高，後來到太太陪伴我，姑娘本來叫我休息多一陣。不夠十分鐘左右後，有一位男職員、一位姑娘、一位護衛員，都入去同我及太太講，差不多要出去，夠時間關門，佢哋話要半小時食飯，佢哋要勞工法例，但我就未聽過，就算有佢哋是服務性行業，亦都是以人命關天為準，亦都要有愛心(曾經有個案法官都講過，醫務人員及護士都要有愛心)。佢哋輪流食飯都得啦(出面私人公司服務性行業，大多數都要輪流分派食飯)。

但當時我情緒平復，覺得他們有心趕我哋出去坐。回想起我有休克的病歷，如果當時因為趕我出去後，我有機會影響『休克』病發。後來，太太陪我出去醫務社

工的門口坐，因為之前已約了社工見面但未夠鐘。我及太太都哭了起來，我未能冷靜下來，有衝動調開太太去洗手間取紙巾俾我，太太離開時仍看住我，發覺我有些不妥，我在袋中取鎖匙扣的旅行刀仔，差點有自殺的動作，好彩太太立即回來在我身旁陪伴左右。太太打電話找朋友同我傾訴，希望我可以冷靜。一直等到醫務社工下午二時回來，太太好心急等到二時十分鐘，終於社工到，我太太同我入去跟吳姑娘傾訴後，吳姑娘俾了一包餅及飲品我食，不繼叫我深呼吸，雖然暫時慢慢平復，但仍哀求醫務社工協助跟醫生在信內提及我的病情需要，否則會病發情緒控制不到會自殺，亦都不知不覺地傷害到人！誰人可以幫我解決問題呢？

因為太太是一位照顧者，每日起居飲食都要付出去照顧我這位殘疾人士，又要擔心我萬一突發性病發；因為我病情緒不穩定，會隨時休克及自殺傾向會即時停頓，所以要用休息方法去壓制病而不做任何事，如果硬要做，會有輕微暴力傾向，有危險性，而且精神科藥物反應令到我要即時在床邊休息。而且我太太在我病發時有另一個問題，隨時經常休克窒息而死，所以我太太 24 小時不眠不休，連食飯每分每秒都看住我有冇任何反應。所以她不能幫助我及自己的任何事務，只能照顧我的病情況。我太太非常辛苦，24 小時不離開我多一步，連煮飯離開一秒或一段時間，都望住我會否休克而死。我因病發經常休克，只是幾秒鐘會令到我身體變化及去世，之前入院期間醫務人員說，休克對於精神病患者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因為好多時照顧者同殘疾人士及精神康復者一齊生活，而無論衣、食、住、行各樣同樣要付金錢，相對一般正常人的生活都會困難，更何況是照顧者身份，但往往照顧者會被忽略重要性。因為照顧者在家庭中所付出同樣比殘疾人士多，但無論綜援金額及其它支援服務，包括牙醫、眼鏡、陪同康復者覆診的車費、緊急手機電話費用、自己看醫生的車費、家居電話費用、普通車費、長期補助金、綜合精神康復服務及其它等等卻比殘疾人士少。例如：外出搭車時，殘疾人士有港鐵半價車費優惠，而照顧者就沒有；殘疾人士出外看醫生及覆診時，有車費津貼，而照顧者陪同殘疾人士出外時卻沒有任何車費津貼；殘疾人士有牙醫津貼，而照顧者卻完全沒有資助；令到照顧者影響生活及健康狀況欠佳，辛苦地照顧殘疾人士。照顧者通常要長期睇住殘疾人士起居飲食生活，所以都難搵到工作，連兼職都搵唔到都冇人會請，最後都要長期留在家中照顧殘疾人士，所以都要長期取社會保障金(綜援金)維持一般的基礎生活，非常艱苦。

我並不是歧視任何人，只是講出一些我知的事實社會福利問題，長者每個月有 \$2,200，佢哋有 1000 個機構提供免費及優惠俾佢哋，單親婦女每月有 \$1,800 + \$300 幾元，同佢哋有其它機構有優惠及服務，健全人士每個月有 \$1,800 又可以做兼職維持生活，我哋傷殘人士及精神康復者，每月只得 \$1,650 就什麼都沒有，所以我哋經常每日只係食一餐飯。之前我覆診的聖母醫院做抽血測試、飲葡萄糖水及前後抽兩支血，結果內科部檢查到我有穩藏血壓高及穩藏糖尿，所以才安排我去見營養師。那位營養師問了我很多問題，然後同我說，因為基本上每日只食一餐飯，我現在身體處於長期饑荒狀態，人的身體會自然儲備一些糖份及脂肪，準備有必須要時用，

所以我現在有糖尿病及體重不斷增加肥胖狀態。營養師叫我可以做的話，唔好每日只食一餐飯，及食新鮮食物或食麥皮，但我答她說我非常之困難做到，而傷殘金不足及有限，每月只得一千六百五十元，就算加埋我及太太的家庭綜援，兩人只是接近六千元，令到我及太太基本上每日只食一餐飯，如果是食麥皮都有困難，就算累積脂肪都無辦法。營養師說好明白我的問題，只不過做一個建議，但到最後營養師都說無辦法幫到我，惟有叫我不再用覆診，睇醫生如何點做。

每個人都有唔同人生經歷，我的人生經歷同其他人當然有唔同，點解人哋要我跟佢個一套呢！2017年3月中左右，因為我平時出街用緊『士的椅』近坐椅位置爛了膠圈，我當時跌在地上，好彩有好心路人幫手扶我起來，但當時都有腰痛，擔心腰或其它地方有損傷，最後經政府診所醫生轉介我到容鳳書診所照X光紙，當日職員話無女職員幫手扶病人照X光，當時我都有同佢哋講『以前我都可以有女職員扶我上床及協助醫生移我身體，或男醫生會用塊板移動我身體方便照到X光』。但今次男X光師就話我『依啲人好麻煩』，女職員又嫌我哋依啲男性好麻煩！最後又轉介我到聯合醫院照X光，因為我同佢哋講之前我照『電腦素描』都可以安排到女職員、女X光師及女醫生協助我。

後來4月28日我再轉去聯合醫院照X光時，之前容鳳書職員佢哋話會同聯合醫院傾，關於我的性侵犯問題，需要女職員協助。當日我入到去再在接待處講多幾次，我細過經歷男性暴力性侵犯，需要女職員協助。之前容鳳書職員都話會安排到女職員協助我，之後等期間，有個男職員(穿白色衣服袍)叫我入房換衫，我再次解釋俾佢聽，『我細過經歷男性暴力性侵犯，需要女職員協助。之前容鳳書職員都話會安排到女職員協助我』，忽然佢同我講『你係唔係要女職員幫你換嗎？』我話唔洗淨只不過慢啲。我因為上次在容鳳書及今次都是坐電動輪椅去，所以第一間房間電動輪椅入唔到去(佢做服務性行業唔細心)，我要轉去殘廁換衫。當時不斷有職員搞殘廁門，叫我快啲用，我答佢用緊之前都講了需要慢啲的時間。後來入到X光房，有個四眼穿咖啡色制服的男職員，佢話我要求女職員協助係唔合理，我就話你咁安排及講嘢會令到我個病會有休克，我就同佢其實我都唔想有這個病，我唔想經歷有個性侵犯問題，我亦都好辛苦。後來女X光師不斷同我做照X光序，但側邊四眼男職員不斷叫女職員個樣唔好做，個樣唔好扶我。後來我好辛苦才完作整個X光程序。最後，我去到病人聯絡主任投訴搵有位周小姐，但佢都係不斷耍我、玩我、講不合理藉口，因不能在這裡詳盡，講的內容同上面封信差不多。我覺得佢哋態度好差唔了解病人的需要及病情，佢哋係服務性行業，應該要盡力協助病人，後來我好激氣走了。

現在仍未完全解決特別安排女醫生及女社工問題，定或是同女性接觸，唔會俾我壓力問題及太辛苦！希望有人可以協助解決問題！

我睇醫生都會好辛苦，其它專科醫務人員等，他們不願意接待我，用經濟及商

業角度理論去看，有三種類型叫三級生產，第一類：初級生產【定義是從大自然獲取天然資源的活動。例子：農業、畜牧業、漁業等。 第二類：次級生產【定義是把初級產品加工成製成品或半製成品的活動。第三類：三級生產，例子：個人服務【如理髮服務、商業服務、社會服務、教育服務、醫務工作、專業人員、消費者委員會及銷售商舖等等，**醫院及醫務人員都是提供服務俾市民及消費者，所以他們應該睇每個人的需要去提供服務，由其是一些特別需要的人士，想多想，諗多諗，去解決問題！！**

我哋經常幫機構(康和互助社及其它自助組織同 **NGO**)做義工，每年都會捐出掛牆月曆及、電腦節門票、冬日嘉年華門票及其它等等，佢哋要求我哋做義工、賣旗等等(不能盡錄)都會幫手。有什麼福利及、基金支援及其它等等，我都第一時間通知佢哋，我出車費又出力去送到中心，想搵佢哋會員幫手擺過去都無人可以幫手，到頭來我哋會員及家庭成員需要搵人幫時就無人回應！這世界都係講『關係、小圈子、為自己問題』，現在我都好無助，希望現任職員盡力幫我哋解決問題！這世界好現實又殘酷，好多人及會員都很自私自利，只顧自己，無人連基本認同感、關心、照顧、安慰及其它(不能盡寫)都無俾到我及家人！

其實我亦做了 30 幾年義工，幫過好多人，來者不拒就算機構或個人及其他人我都沒有考慮去盡力去幫。曾經以前我上過電台做過訪問，關於我幫一些機構做義工的事，當時要求我讀出幫過機構的名，我都問過所有機構不介意，叫我大聲讀出名，希望現在他們都不介意。當時我說的機構名就是有，例如：香港心理衛生會、基督教勵行會(旺角中心)、香港善導會、香港復康力量、觀塘循道衛理社會服務處、香港組織社區協會、香港社區發展網絡、香港基督教更生會、其它不同類型機構不能盡錄，賣旗及其它不同類型活動或關於勞工資料及社會資源都會給他們、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教會賣旗及搞活動。還記得回歸 1997 年前，我有協助人向政府區劃市政局或市政局申請殮葬儀式費用，給予一些沒有經濟能力弱勢社群去搞殮儀儀式。以前都有探獨居老人同埋幫助有需要人、亦都有在網絡專業人員協會(IPro A)做電腦義工教長者及婦女同弱勢社群學上網。細過時亦都是少年警訊會員，交通安全隊，及參與其它制服團體做義工，大過時亦都是民安隊成人團做義工。亦有參與消防處的消防安全大使義工及一向有幫區議員及立法會議員做不同類型義工，回歸前幫政務處(現在民政事務處)做義工去探訪長者及弱勢社群、基本上來者不拒。互助委員會及幫不同機構籌款時，包括聯合醫院，我都無條件去幫他們，取着錢箱上去屋邨洗樓。亦有協助及支援不同政府部門做義工。其實我係葛師校友會觀塘學校的學生，當時校長是司徒華先生，老師是張文光先生，我由細到大成績表都有 2 個優點以上。學校亦有借地方給不同人士用，當時無分咁清楚黨派，我都有俾學校抽調做不同義

工，其中是工聯會義工。來者不拒好多機構都會幫，有時我出錢出力搵到資訊、著數都俾機構及其他人，但到我有事時就算我求佢哋或搵傳媒都無人幫！亦都哀求佢哋，可能現今回歸後，世界上愈來愈現實、殘酷，好多時講『關係、利益』，無論我的問題如何，不斷放棄，亦都講難聽說話，或者叫我『死鬼咗算啦』，覺得我影響到機構無理會過我！有些人指定及覺得某些人去做嘢，就算佢哋無付出及其它都係佢哋，就算我做幾多都無用啦！不斷有人挑戰我及侮辱我，要我放棄啲嘢及其它！佢哋覺得我啲嘢係細路仔、小問題、個別事件及其它，不斷諗其它藉口！

不斷有人推薦我嘗試好似人哋攞獎，令到傳媒關注，點知仲要講關係、仲要現實、仲要殘酷！我已經盡晒力，攞了 100 幾張不同類型的證書，有啲係國際認可證書，但都無用得著變成一疊廢張。希望攞到獎在立法會或其他人及其它地方都好，我講說話會有說服力，有人聽有人關注，亦都令到人哋了解我的感受，可以幫到弱勢社群，或幫自己及其他人被男性性侵犯的問題。因為性侵犯無分男女、無分年齡，日日會發生。對男性無支援及幫助，亦有不斷有人挑戰我，令到我好難受！

其實我每年間中都有外國親戚朋友來香港探我，好奇怪佢哋唔需要我哋學佢哋語言文化，反而佢哋學我哋香港廣東話及文化，佢哋明白要用尊重型式去接觸去溝通！其他人就唔知點去形容！有外國人、非華人、非中國人都會無條件、無要求去幫助及協助我。有時幫助我的事我都估唔到！

最後其實我會覺得殘疾人士及精神康復者無分年齡、性別、國籍，每個人都會老，全世界有一億種病無藥可醫，發生意外的事無人所知幾時會發生，老人家同健全人仕都可以執紙皮維生，但殘疾人士及精神康復者同長期病患者連執紙皮都無法做到可以維生，連日常生活及出街都要哀求人協助，才可以生存。總總不同原因，殘疾人士要好辛苦下才得不到正常人一般的生活所需資源及生活需要。請問是否公平呢！聯合國、中央政府及香港政府認為殘疾人士及精神康復者是一班弱勢之中更弱勢的一群，比正常人付出更多才得到一般人士的需要。我有以下幾句話想講：

說話 1)曾經聽過某人說有個故事，一次意外有一個人跌進到井下面，想盡辦法都爬不上去，路上行人都眾好多旁觀者，井下面的人不斷叫救命：『有冇人救我呀！』有個路人經過對他說：『點解咁唔小心跌落井下面，你試下大聲呼救試下有冇人來救你啦！』，之後路人走了，井裡的人說：『我都知啦！我都做緊叫救命啦！你估我想咩，我都唔想意外地發生！』；第二個路人經過說：『你試下可唔可以游上來啦，靠自己努力啲啦！遲早可以爬上來嘅唔好只係叫救命啦！』，之後路人又走了，井裡的人說：『係人都知啦！你都見到我好努力游水啦，我游水游到好疲倦，已經有能力返上啦！』；第三個路人想盡辦

法，吊條繩落去搵人攞住井底的人，救回他上去。第三個路人才是有實質幫忙及救援，不單只口講沒有行動。

說話 2) 以我記憶之中，曾讀經濟學上所講『宏觀經濟』及『微觀經濟』，其實在港英政府年代，在電視上經常說，有能力之人士，應該付出更多去盡社會責任，照顧一班有能力之人士及弱勢社群。香港歷史以來不是單一用『宏觀』去處理問題，是由『微觀』慢慢轉成『宏觀』處理問題，每種做事方法都一樣，例如：士多及超級市場，當初由小生意用『微觀』去處理不同問題，累積經驗就慢慢擴充生意，變成大型的超級市場，用『宏觀』的態度去處理問題，不斷去擴充，好多發展城市及現代城市都是用『微觀』加『宏觀』去處理問題及經濟問題。

說話 3) 我做了 30 幾年義工，亦都在人生內經歷過太多事，數多次都有無助處境的感覺及現實經歷，亦都有求助過我幫過的某些朋友、議員及機構，沒有人能盡力協助，就算沒有幫過的機構，當我搵他們時亦都有耍我咗，有事要幫手好態度，無事就不見人，只是為自己名與利及保住工作去養活身邊的人責任。有自私自利的態度，令到我做了 30 幾年義工，不斷環境愈來愈差，不斷經濟愈來愈差，不斷問題愈來愈多，不斷俾人欺壓。好想知道這世上是否真的有善心的人，幫我解決所有問題，將我由低處沒有用的人，拿番起變為社會上認同有用的人及人材同人上人。

據我記憶中，港英政府年代，經常在電視有外藉政府官員說過，其實每一個人都有納稅，叫做『間接稅』，來源每一個人有消費俾商人，由佢哋集齊之後俾香港政府，就是『利得稅』所以經濟及商業學講過，每一個人都有納稅！但殘疾人士就沒有太多人關注，我哋都是納稅人。

曾經好多發生在人多的車上，我都會遇到好差的對待。2016 年 8 月 1 日晚上在 29M 巴士上，去到牛池灣有上車，當時我太太手拉住部車仔有電腦，她坐了右面的關愛座，我就坐在左面關愛座後排。之後有個男人上車，坐下來唔理三七二十一，但態度好粗老又差，我想移開個背包俾佢坐，我同他說我行動不方便慢啲。佢唔滿意又用手撞到我身體，又話唔理我咩嘢殘疾人士，當時太太叫我過去那邊坐，但我行動不方便，他又唔俾我出去那邊，唯有我用士的椅檔住，所以我盡量貼近玻璃窗坐，因為我細過經歷男性暴力性侵犯，令到我對男性有任何身體接觸及身體外露都會好驚及發病，就算男性行近都好緊張，會情緒唔穩定，晚上會不斷哭起來，不能入睡，他不斷用手踭碰撞我，最後，他差不多等巴士司機關門才落車，在順利

邨紀律部隊宿舍巴士站落車，佢用手大力拍住落車門，拍完即時話我『痴線、變態佬』就沖落順利邨紀律部隊宿舍內面走了。有幾位乘客都鬧佢有其它位唔坐，要坐在我隔離，鬧佢『垃圾公務員』『有病去睇醫生』等等。其實咁多來我見過及聽過順利邨公務員，搭車唔俾錢，又坐了關愛座。當初我哋設立『關愛座』之前，我及一班殘疾人士同巴士公司、政府部門及其它機構都開過會時，都傾過要設立『關愛座』要近落車門附近方便『殘疾人士』及『行動不便之人士』上落車，因為巴士比較窄，好多時都被人放車仔及雜物，巴士內面如果企了乘客在車箱，我哋行動不便及坐輪椅的殘疾人士，完全唔可以轉到身落車；如果我哋坐了後面坐位，會好辛苦及非常危險才可以行到出車門落車。但經常有『行得走得的人』人爭座位，就算『關愛座』的公仔都指示是『行動不便之人士及手拿住手杖的長者坐』，但好多時就算有個殘疾人士企在『關愛座』面前都唔會有人讓位，由其是公務員，他們的行為同無受過教育的人一樣，就算讀幾書多、學幾多語文都無用，佢哋人的質素很低，永遠諗自己唔會諗其他人的感受，自私自利的行為。

另外，我見到經常有公務員在四順(順天、順利、順安、順緻苑)有男士跑步，上身無着衫，下身穿三角褲好似(底褲)一樣的褲，由其是夏天，經常滋擾女性街坊，就算我哋男性都見覺得核突及恐怖，佢哋逗緊納稅人錢，經常滋擾緊市民，增加到問題俾市民，我哋都唔知點解決好！

曾經有個心理學家講過，要懂得俾人關心，亦都要學到關心別心！雖然我未必百份百做到，但我已盡了力做了大多數，但世界上愈來愈現實、愈來愈殘酷，令我愈來愈辛苦！我都唔知點樣講，唔知點樣寫，誰人可以幫助我呢！

如有不便之處，敬請原諒！謝謝！

余鑑忠

2017.5.25.